

博客丛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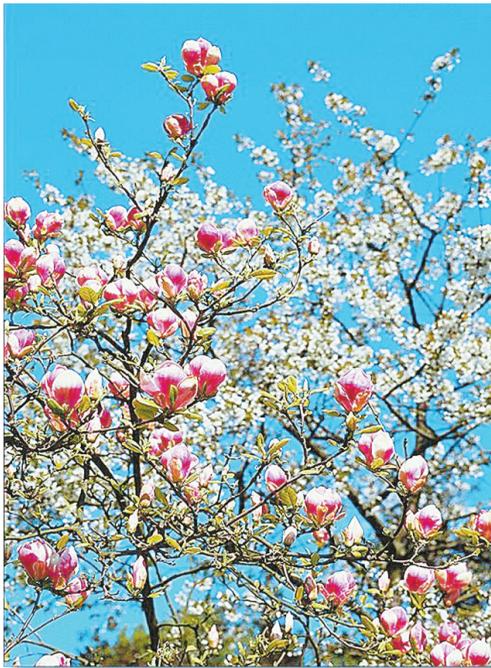
跟希拉里聊聊女人的话题

杨澜

希拉里来华访问引起了一阵媒体旋风。她把唯一一个电视专访的机会给了《杨澜访谈录》...

女性，她们有志向追求成功，甚至扮演领导的角色，却又担心失败，对此您有什么样的建议。希拉里说：“其实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应该战胜恐惧承担风险...”

让我觉得非常亲切的是希拉里在采访结束时，她告诉我目前她跟丈夫仍然居住在纽约，经常往返于华盛顿和纽约...



闹春(摄影)

元威

书评

埋在时间下面的水滴

——读《水在时间之下》

张新颖

方方的长篇小说《水在时间之下》好看，三十五万字，拿起来就难以放下。不少作家都在写好看的小说...

方方在后记里说：“这是一本有关尖锐的书。我在写作之前，曾经先写下这样一句话。小说写完之后，我觉得不仅如此...”

尖锐，多年前的中篇《风景》，已经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了。方方有勇气去直刺被我们小心翼翼地包裹着...

这还只不过小说的开头，水上灯的一生才刚刚展开。人世的复杂，人生的曲折，人心的幽微...

水上灯这个名字，真是美，美得光彩，红了汉剧名角就该叫这样的名字。这美，恰如所有名角的生活...

这样她老了的时候才可以这样说：结果我这滴水像是石头做的，埋在时间下面，就是不干。

水滴的力量是报复的力量，是对这个魔鬼的世界进行反击和作对的力量，而她自己也绝不是天使...

方方小说里的人物，大都不会让意识、想法、渴望只停留在心理阶段，他们一定要表现出来，化为实际的行动..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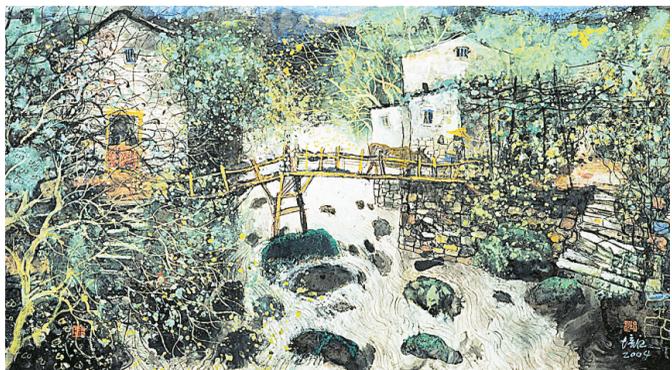
了，就不会慢吞吞地踱步。

这是发生在汉口的一长串故事，一部在汉口上演的人生大戏，也许汉口人直接、强硬的性格与方方小说的叙述节奏有关...

更有这样的时候，人物实际上并不清楚是被什么样的意欲和力量推着往前走，不能自己地加速冲向某个他也不知道的什么地方...

这是一部关于汉剧和汉剧艺人的书，翻开掩埋在时间之下的历史，小说家看到的，不是空洞的场景...

这是多么好的写作状态啊——“像春树抽枝发芽一样生长出来”。



乡情(国画)

杨培江

新书架

《图说天下——世界历史系列第二辑》

李梁

本系列图书虽为历史读物，但不是按照编年体和纪传体来梳理历史脉络，而是以人物、事件等为切入点...

书，对古代文明、开辟新航线、欧洲骑士时代、文艺复兴、拿破仑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等等有进一步的了解...

随笔

读书如串门

于晓斯

读书钻研学问，当然得下苦功夫。大凡为应对考试、为写论文、为求学位，大概都得苦读...

但我坚持认为，读书应“追求精神享受”，应“乐在其中”并不等于追求享受。打个比方，读书就像是串门儿...

不用问我们要拜见的主人住在国内国外，不用问向他属于现代古代，不用问他什么专业，不用问他讲正经大道理或聊天说笑...

界”还加上“过去界”，也带上“未来界”，实在是包罗万象，贯通三界。而我们却可以足不出户，在这里随意阅览，随时拜师求教...

可惜我们毕竟只是凡胎俗骨。我们没有如来佛的慧眼，把人间几千年积累的智慧一览无余，只好时刻记住庄子“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”的名言...

这一句，说什么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！我们连脚底下地球的那一面都看得见，而且顷刻可到。尽管古人把书说成“浩如烟海”，书的世界却真正的“天涯若比邻”...



芳草多情(篆刻) 杜羲

清末民初，京汉、陇海铁路通车之后。随着交通事业的发展，郑州升为商埠，随之，棉花业迅速崛起，形成兴旺的棉花市场...

郑邑旧事

旧时郑州的储运业

王瑞明 杜丰芮

运业随着棉花交易的蒸蒸日上，应运而生。先后有多家银行、富商办的“仁和昌”、“通成”、“公积”、“储兴”等13家钱庄...

上还有家“公兴存”转运公司，规模不算太大，但他有多处货栈方便棉商，很受欢迎。除此之外，在二马路北段东侧有一家“快马”车行...

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，郑州的储运业走向低谷。1948年10月郑州解放，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商品流通的扩大，储运业务得到复苏...

随行造型师正在给晴晴整理妆容，我随意环顾四周。

只见缝内侍穿梭不断，摄影师和摄像人员在调试机器，来帮忙的亲戚朋友各自忙碌不停。

只有那个家伙，是的，就是那个听得懂日语的奇怪伴郎。只有他悠闲地抽着烟，和一位容貌威严的中年男人站在一角聊天...

晴晴注意到我的目光：“小鱼，那是我姐夫，帅吧？他是海群他们总公司的老总，当年海群也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...”

晴晴顿了顿，又孩子气地加了一句：“我姐夫很酷的，不苟言笑，很多人都怕他。除了我姐，大概就只有东楼才能和他肆无忌惮地开玩笑...”

我正要说话，却被走过来的海群打断了：“说什么这么高兴啊？”晴晴指了指那边：“在说你有趣味的伴郎啊！”

海群回头看了看，一拍脑袋：“对啊，看我这记忆力，搞了半天还没介绍伴郎认识呢。”他冲那边招了招手：“东楼，过来一下。”

那个叫东楼的家伙慢条斯理地走过来。海群一把拉过他：“来来来，正式认识一下，我的好兄弟，萧东楼。这位大美女是晴晴的好朋友，沈鱼。”

“你好，我是萧东楼。”“你好。”我们几乎同时伸出右手，彼此虽然相视一笑，但他那清透细长的眼睛却波澜不惊，冷冷地没有丝毫笑意。

此人怎么这般高傲无礼？我心中一沉，顿时无名火起，不禁讽刺道：“萧先生人如其名，果真逍遥自在，不说大家还真不知道你是今天的伴郎啊。”

萧东楼眉头一挑：“哦，难道伴郎不能逍遥自在吗？”我指着那边忙得不亦乐乎的两个执行伴郎：“两个配角可比主角称职多了。”

萧东楼看看他们又看看我，眼里顿时有了笑意：“听沈小姐的意思，今天的主角莫非是我和你？”

好一个牙尖嘴利的家伙！居然玩幽默概念。我眉头一紧，正欲唇舌反击。海群见势不妙，一个箭步跨在我与萧东楼之间：“不如我们来张合照吧，趁人齐。”

萧东楼拉着自己的外套。大概是我没见过我这般冲动的模样，晴晴赶紧拉了我，神色几分诧异。

被她这么一看，我顿时冷静下来，赶紧吸了口气，并对晴晴笑了笑示意我没事儿。

沈鱼啊沈鱼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沉不住气，跟一个萍水相逢的人计较些什么！

婚礼正式开始后，萧东楼是规矩规矩地守在伴郎身边，和大伙儿一起，见证了这对新人的重要时刻。

婚礼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方结束，晚上海群还包了二沙岛的一个私人会所开Party，主要招呼一群年轻好友，于是大伙各自回家换洗一番后又欢聚一堂，一反下午典礼时的拘谨正式，都一身休闲打扮，纵情欢乐起来。

这个名为官邸的私人会所由两座三层别墅打通改造而成，内部面积足足有两千多平方米。大家都在酒吧区狂欢，热闹非凡。晴晴和海群被众人围着玩真心话大冒险游戏，输了要接受各种暧昧惩罚。我混在人群中看了一会儿，实在是被沸腾的气氛闹得心慌，便偷偷溜了出来，随意溜达中不觉登到了三楼。

这里整层铺着厚厚的仿古地毯，过滤了楼下所有声浪，使得整个空间静雅无比，我顿觉心清气静，不由得舒服地吸了口气，踱到阳台边，望着外面霓虹闪烁，竟一时出神。

就算从此你我红尘两分我不愿缘分我只愿你能记住陪了你天涯的人

一阵熟悉的旋律缥缈而来，仿佛是方芳的《就值得了爱》，我曾经非常喜欢的一首曲子。几分好奇，我寻声觅去，穿过短窄的廊子，一个温暖的小起居室出现在我眼前。

四面浓重的巴洛克油画墙，黑色书架上堆放着报纸杂志和旅游风情录，矮几上茶香袅袅，深褐色长沙发厚实松软，沙发旁有一半半高的留声机，声音正是从那里传出来的。

萧东楼看看他们又看看我，眼里顿时有了笑意：“听沈小姐的意思，今天的主角莫非是我和你？”

萧东楼这个神出鬼没的人，怎么会在这里。此刻他正背向我面朝窗外，完全没有意识到我的到来，那挺拔静立的背影，看起来竟有几分落寞和疏离。

连载

三个穿着日军服装的武术指导，从摄像机镜头中确定的起点开始跑，他们快步跑向炸点埋设处，向炸点以南的三四米处跳跃，装成被炸翻在地的样子。

大摇臂上的摄像机紧跟着将摇臂下降，镜头对准地上的演员装束的日军尸体。接着缓缓地上升，摄像机跟着横向转动，张伟知道这是交代战场上的地形。

“停，一号机的位置没问题。二号机注意，你的焦点要慢慢移，从地上的尸体移到边上的烟罐上，然后再移到边上的战壕。道具，你那边断枪准备好了没有？炸点炸完之后，断枪要从前景扔过来，确定没有？”徐济周导演焦躁地吩咐手下的人。

“好，注意了，实拍。第一条，开机，开始！”徐济周紧张地盯着监视器。炸点这一炸，要是没拍好，烟火钱就白花了。剧组人员对烟火戏很头疼。

武术指导穿着日军军服快步跑过，“砰”“砰”“砰”地响了三声，三个炸点将细土炸飞起来。

炸点上面盖的土一般都被仔细筛过，确保没有石块和土块，否则容易出伤亡事故。

三个穿着日军军服的武术指导再次纷纷倒地，表现被炸飞的动作。悬停在一边的大摇臂迅速下降，将镜头对着地上的日军尸体。

“停！最边上的那个尸体，不要乱动。操，再埋一次炸点，补拍一条。”徐济周有些发火了，照这个进度，今天剩下的五场戏，还不得拍到后半夜去。

剧组的工作人员只好继续工作，场工清理场地，烟火组埋炸点。武指的头儿将刚才失误的弟兄叫一边低声训斥。张伟闲着没事，就多了一句嘴：“哥们儿，我闲着也是闲着，要不我给来一个鬼子？”

徐济周知道张伟是好意，倒也不推辞：“行啊，下雨天打孩子，闲着也是闲着。服装、道具，给我兄弟抄一身行头。”

张伟走到服装车边上，脱掉了自己的冲锋衣，然后取出钱包和手机，交给王雪儿。

“我看你真是闲着无聊。”王雪儿白了他一眼。

张伟很麻利地穿上日军军服，裹好绑腿，道具组将皮带、弹药包递给他，枪械组的助理又拿了一把三八步枪给他。张伟拿在手上一掂：“真枪啊？”

“那可不是，当然是真枪。这次租了四十支真枪，还有九二重机枪。”枪械助理答道。

张伟跟着武指的三个兄弟跑了过来，他利落落地以半跪姿势端着枪瞄准目标后，打了一发空包弹。四人一起跑过炸点。“砰”“砰”“砰”，炸点依次爆破，巨大的爆炸声和热浪袭来。四人装着已被炸死倒在了地上。镜头移了过来，摇臂缓缓地拉起，展现戏中的战场全景。

“停，好，过了。快，张伟受伤了。”徐济周大声喊道，所有人的心都被揪了起来。

王雪儿飞奔过去，只见张伟的左侧脸颊上都是血，脸上有触目惊心的伤口，看来埋在炸点上的泥土带着小石头，炸点一爆，小石头就被炸炸起来，擦伤了张伟。

“操，助理呢，去导演车拿云南白药。找个毛巾，先把脸上的土擦干净。”

剧组的人忙活起来，拿药的拿药，找水的找水。张伟倒很冷静地说：“皮外伤。”

伤口看上去吓人，但并不深。王雪儿吓得够呛，小心翼翼地用矿泉水清洗张伟的伤口，导演助理给她递过来一瓶云南白药气雾剂。